

第九章 熱狗有毒

「Poa 你對台北熟吧?你連上有幾個檢查結果出來了，需要你跑一趟台北。」又是負責人參官的阿萬班長的通知，看來應該不是什麼好事。

眼看著新兵入伍快滿三周了，距離驗退期限，還剩下十天左右的期限。目前還有妄想症的咕嚕吳孟奇和精神官能症的阿濃等，大約還有七八個新兵住在身心科病房，等待醫院評估何時能出院驗退，還有一堆業務和英文研習社的課程要教，再去一趟台北，時間真的要被榨乾了。

「台北?為什麼要跑那麼遠呢?高雄這裡的國軍醫院不行嗎?」

「Poa 高雄的國軍醫院是地區醫院，這個比較麻煩，需要到更高層級的三軍總醫院。你過來看一下就知道是什麼原因了，因為你是輔導長這個要給你保管。」阿萬班長壓低聲音地說完，就拿了一個牛皮紙信封給我，裡面有三個名字，都剛好是我連隊上的新兵。後面的復驗原因是專業的醫療用語，大意就是:疑似有愛滋病，需要再做更進一步檢查確認。

「阿萬，所以這三個要我帶上去台北，等著開獎是嗎?」

「是的，如果不幸中獎了，就要再去一次台北，看看後續該怎麼處理。因為這個是測抗體反應，所以有的時候會誤判啦，之前就有發生過，所以不用太擔心。」阿萬班長一向蠻樂觀又認真，聽他這樣說我也就安心不少。

通常新兵在報到後，第一周的周休二日不會放假，幹部們也會全部留守，協助執行再一次的體檢。這次的體檢內容，比起入伍前的體檢更加詳細，增加測試新兵是否有肺結核、愛滋病等項目，或是骨骼方面的病症，若經發現確認後會儘快處理，爭取在入伍後的三十天內，辦理驗退手續離營。

第一次出差帶新兵從高雄上台北，真是百感交集。我是高雄人，從大學開始在北部就讀，一轉眼就是十年的歲月，大部分的生活圈都在台北了。認識小軍後，因為小軍的家和工作單位都在高雄，讓我有回家鄉的念頭，所以才特別選了在家鄉高雄的單位。沒想到後來我還沒到高雄報到，我們就分手了。高雄對於我來說，也一直停留在高中以前的回憶，既陌生又充滿期待。能回台北重溫求學時的舊夢一下，我當然非常開心，只是不是去玩而是去醫院出差，心情上還是令我感到五味雜陳

「輔導長我們為什麼要上台北?」新兵阿成瞪著大大的眼睛看著我。

說老實話，要告訴他們可能患有愛滋病這件事，一直讓我感到相當的棘手。我習慣在面對敏感問題前，盡量以同理心出發，站在對方的立場看待事情。若是我自己，被告知疑似有愛滋病，我一定會很崩潰好幾天睡不好。我自己都不願意面對的事，該如何告訴他們呢？

說謊這件事，往往當我們說了一個謊，就要再編更多個謊，去保護完整的一個騙局。善意的謊言或許還能值得原諒，但故意的謊言，就會讓人討厭而失去信任了。對於人命關天的問題，我決定還是照實說，我把三個新兵分別找來我的輔導長室約談。

「今天我要先告訴你，明天會上台北的原因，老實說我也有點意外，但是這涉及個人隱私，因為體檢報告指出，你有疑似愛滋病的狀況，但是別擔心，目前還沒有確定，只是疑似，所以在最後的報告出來之前，都不要太過驚慌，正常生活，不要跟任何人發生親密接觸就好。輔導長也會幫你保密，畢竟這是個人很重要的隱私，所以不用擔心別人異樣的眼光。今天晚上若有什麼問題，歡迎隨時來找我，多晚我都會陪你。明天我們搭車時，車程很長，我也會利用時間跟你聊聊。」

就這樣，三個新兵我一一說完了，看他們表情都很正常無異，我也感到非常意外，原來大家的內心都很強大，是我擔心太多了。

當晚就寢前，我還特別去關心他們三個，一樣都無異狀早就睡死了。看來真的是我多慮了，那我就早點休息，因為明天要搭最早的火車上台北。

第一班的火車，在晨曦柔和的陽光下，燙著橘紅色的光圈，有種復古奇幻的色彩。車窗外的風景飛逝，三個年輕的靈魂，一上車就繼續補眠。

「阿成，醒一醒，就從你開始吧。昨天跟你說完之後，你還好吧？看你都睡得很熟，心理應該調適得很好。」

「哪裡好，我跟我女朋友大吵了一架，吵累了就很想睡。」

「吵架？怎麼了？」

「我跟我女友說明情況，她是我的初戀，我很單純啊，所以有問題一定是她之前的對象傳給她的。」阿成一說完，我心中頓時一想不妙，可能之後還會有兵變的問題。

「又還沒確定，你干嘛就急著跟你女友說?這樣她也會很擔心，但是若確診後，女友也一定要去檢查，到時候你們再來面對問題，現在吵這些都還太早。」

「至少心裡有一些準備，總比沒有好吧?」

看著阿成，那一副純情又無奈的樣子，我也非常希望最後的結果是誤判，一切皆大歡喜沒事。畢竟初戀就中獎，這命也太苦了。我繼續尋找下一個訪談對象，坐在窗邊的小華已經醒了，一直看著窗外發呆。

「小華，一切都還好嗎?看你昨晚睡得很熟，應該心理調適的還不錯吧?」

「輔導長，為什麼會犯錯呢?」

「犯錯?犯了什麼錯?」

「不知道，我只交過一個男朋友，我們很穩定已經五年了。」

「交男朋友，喔你是同志嗎?現在同婚都合法了，沒有所謂的對與錯，愛就是愛啊。你交男朋友前，有約砲或是不穩定的性伴侶嗎?」看著小華的打扮，非常的陽光有自信，以往只要是同志我大概可以猜得出來，但他我還真的沒有猜中。

「是沒有，我很乖，男朋友也很疼我。只是有一次我跟朋友開轟趴，喝得很醉就在飯店開房間，有多P性交，我在想會不會是那一次。」小華頭低低的說著，有點不好意思。

「那跟朋友們開房間的時候，正在跟男朋友交往中嗎?」

小華帶著帽子點點頭，不敢抬頭看我。

「所以之後，跟男朋友還有性行為嗎?你們都有安全性行為吧?」

「有的時候有，有的時候沒有啊!戴著保險套有的時候沒什麼感覺，而且我就一個男朋友又不亂，應該不會有事。」

當下我看小華講的理直氣壯的樣子，也不想反駁他，只是他說自己「不亂」又跟朋友開多P轟趴，除了覺得矛盾的好氣又好笑，我也不想做太多的評價。

「可是你不是也因為喝醉了，跟別人多P嗎?我也相信你男朋友一定也很愛你，

但是你怎麼能確定，你男朋友不會跟你一樣，一時糊塗跟你做了一樣的事？」我的話似乎直接點出了小華的盲點，他終於抬起頭看著我。

「有道理，所以如果我中獎了，不一定是我那次多 P 得到的，也可能是我男朋友傳給我的？」

「有各種可能啊，你去多 P 有跟你男朋友說過嗎？」

「我哪敢講啊，又不是故意的，講了我就死定了。不會啦，他很疼我不會讓我死，就是會很難過啦。」問了這麼久，才知道原來小華沒跟男友說，還堅稱自己不是故意的，看來小華的話我姑且半信半疑，或許不只一次背著男友偷吃了，感情的世界本來就很複雜，我還是專注在健康衛生方面就好。

「小華，不論事實如何，如果你真的中了，記得你男朋友也要去驗喔。還有，這段時間，如果放假回家也先忍一下，不要有親密行為體液接觸。」

「輔導長我知道啦，反正等結果出來再來擔心就好了，現在想這些也沒用，搞不好沒事，抱歉讓你擔心我了。」

「心態不錯喔，小華，還能反過來關心我，希望最後是好消息啦。」我對小華笑了笑，其實心裡開始擔心了他起來。

本身就是同志的我，非常清楚圈內的生態，許多人一時衝動下的不安全性行為，或是不穩定的性伴侶；又或者是穩定的性伴侶，但是伴侶去偷吃，都很有可能造成愛滋病毒的傳染。若沒有定期檢查的觀念，僥倖的心理有的時候就是種莫非定律，越不想發生的事情就越會發生。雖然我也希望小華能平安無事，但是我總有種不祥的預感。

「阿祥，輪到你了，跟輔導長說一下你昨晚睡得好嗎？」

「半睡半醒，做了一些惡夢。」阿祥本來微閉的雙眼，漸漸的掙開了。

「做了什麼惡夢？能跟輔導長說一下嗎？」

「夢到我確診，然後我家人把我趕出去。我一直在大街上哭，然後我媽把我拉回去，我爸叫我跪在祖宗牌位前，然後我就醒了。」阿祥的夢也太八點檔連續劇了，整個畫面塞滿了我的想像空間。阿祥長的很斯文，書生樣非常的乖巧，一看就是人見人愛的乖孩子，父母親怎麼捨得趕他出去呢？

「阿祥你有女朋友或男朋友嗎？」

「都沒有。」

「那你有不固定的性伴侶嗎？」

「有，可是都只有跟男生口交，又沒有全套，而且我吹過的人又不多，兩隻手都數得出來。」聽到阿祥這樣的回答，我突然有種人不可貌相的感覺，因為我對阿祥的印象，一直停留在天真無邪，甚至不知道什麼是性行為的大男孩。

「阿祥有去做愛滋病的篩檢過嗎？」

「沒有啊，口交應該比肛交安全多了，基本不可能會得啊，而且我有潔癖，每次幫別人吹之前，都會先刷牙很注意衛生的。所以我也覺得很奇怪，怎麼可能會是我中獎？」

「聽你這麼說，好像有點道理，而且你看起來就很愛乾淨，我也希望你沒事啦。」

「輔導長我跟你說，我一定沒事的，不過也好，就當作我不用在軍中一天，出來放假，也很開心。」阿祥是三個裡面心情最好的，雖然結果還沒出來，但至少在心裡的穩定度方面，阿祥最讓我放心。

這趟台北複檢之旅，就在寒冷的冬天結束了第一回合。回程的路上，我接到了一通神秘的電話。

「你好，我是陸戰隊的長官，姓名單位級職不方便說，我知道你在南海中心服務，聽說你跟簡某軍，之前在感情上有糾紛，我來調查此事。」神秘長官的電話有電話號碼，並不是未顯示來電，看來不是騷擾電話了。只是，怎麼會突然打給我呢？

「長官你好，方便說一下你的級職姓名嗎？否則我不會隨便跟來路不明的人，說太多我的事情喔，也想請問你是怎麼知道我們的事呢？」

「我是聽同事說的，等你在軍中待久了，就會知道我們單位了，所以我還是不會跟你說我的級職姓名。只是想確認是否是跟簡某軍有關，也希望你能將這件事情交給我們處理，不要去民間的媒播報料，不然事情會沒辦法處理，也會影響你和簡某軍在軍中未來的發展，你們也會一輩子沒辦法當朋友了。」神秘長官說起話來很有禮貌和道理，但是因為實在太神秘了，讓我還是不能相信他。

「謝謝長官來電關心，可是因為我不認識你，所以我會把這件事，交給我信任的長官幫忙處理。」

「希望你能相信我，讓我來幫你處理，如果你想通了願意跟我說，請再回電給我。你真的沒有什麼要說的嗎？聽說你受了委屈？」

之後的對話，神秘長官不斷的希望我能透漏什麼，一直不斷的套我話，讓我覺得很奇怪，至今我也還沒跟任何軍中的長官，說過我被騷擾的事，小軍單位的長官是怎麼知道的？就算真的是長官，在暗處打聽我的作法也太不光明磊落了。

該不會是小軍的現任，假扮成神秘長官，想來探我口風，試探我會如何處理「未顯示來電」的騷擾吧？這也太作賊心虛了，那就不要騷擾我不就好了！

掛上了電話，看著窗外的燈火在漆黑中飛逝，我想或許我不該再害怕去面對了，畢竟又不是我做錯事，就算前路再險惡，我也要繼續勇敢的走下去。

於是，我撥通了電話，致電政戰學校一直保持連絡的蒲教官，請教官幫忙我聯絡小軍單位上的長官，請長官們幫忙協調問題該怎麼解決。當然若小軍同意，我願意直接和他面對面把誤會釐清，停止騷擾電話，也不要再一直麻煩長官們傳話。畢竟許多話透過他人的傳遞，原本的好意最後都是被誤會成了惡意。

過去我總是學著自己獨力解決問題，這一次則是要學會請別人幫忙，等待一個結果。等待的感覺其實很煎熬辛苦，尤其是等待一個自己無法掌握的結果，更是讓人日夜難眠。想著我的新兵們，等待的是一輩子的健康問題，而我則是一段感情的可能性，突然覺得我的問題，相較之下似乎不再那麼令人難受了。

小軍，其實不用蒲教官和你的長官去詢問你，你都知道你的現任在騷擾我對吧？只是你不敢去阻止他，你在逃避什麼呢？一個會去騷擾完全不認識的人，應該不是善良的人，善良的你怎麼會跟他在一起呢？

或許，現實總是比我們想像的還醜惡，可能小軍有什麼把柄在現任手上，所以只能無奈地任由他做威作福吧？人很犯賤，小軍都跟我分開快兩年了，我還在擔心他，真是愛到卡慘死，我不敢再想了，繼續跟我的新兵們一起等待結果吧。

不到一個禮拜，阿萬班長又來找我了。

「Poa 信封又來了，敢不敢打開看結果？」

「哈，有什麼不敢，頂多就是再上一次台北。快打開吧，我也想趕快知道答案。」

明明是一封輕薄的牛皮紙信封，但是神經質的我們，卻很難打開封條，小心翼翼的翻開了內頁，深怕遺漏了任何訊息。

結果顯示，阿成是誤判，小華和阿祥確診為愛滋病，需要再去一次台北的三軍總醫院，做相關的權利義務告知。

這一次，上台北的前一晚，新兵們的反應就跟第一次差很多了。

「輔導長，我不用去台北了，好開心喔，第一次這麼不想出營區。」阿成非常開心的歡呼著。

「還敢說，就叫你不要太早擔心，還懷疑你女朋友跟她吵架，我看你放假去找她要怎麼辦。」

「不用擔心，只要健康，相信我們之間就沒問題了，哈哈。」阿成手舞足蹈的離開了我的輔導長室。

另外兩個就沒那麼幸運了，我已經事先準備好了一整包衛生紙。

「輔導長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跟我男朋友說，你可以答應我，不會跟他說嗎？」小華滿臉都是眼淚，用掉了我半包衛生紙。

「我一開始就說了，我有我的職業道德，我會保護你個人的隱私，除非得到了同意，不然我不會說的，所以不用擔心啦，我跟他說也沒用啊。」

面對像小華如此情緒混亂的新兵，我習慣以「我訊息」的方式，在對話中明確的讓對方知道我的感受，避免對方還要揣測我的用意，而產生不安全感與更多不必要的誤會。

「輔導長我快瘋了，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他，他很愛我，上個月我生日，他才送我一條好幾萬的金項鍊。我看禮物還他好了，我不想辜負他的人生。」

「沒那麼嚴重啦，如果是我會覺得要誠實告知對方，讓對方也去檢查比較實在，這才是真正的愛他。我相信你男朋友也愛你，會和你一起面對問題。」我很冷靜地看著小華，讓他的情緒儘量穩定下來。

「今天晚上太難過了，我可能會睡不著了，請問我可以睡輔導長室嗎？」小華哀

傷的看著我，提出了讓我很為難的要求。

「不行喔，小華我知道你現在的心情很亂，我可以陪你聊，如果是在我家我可以讓你借住，但是在軍中有規定不能讓你留宿在我的辦公室，很抱歉沒辦法讓你在這裡打地鋪。當然如果你有突發狀況，需要任何藥劑幫助你鎮定，我可以帶你去身心科急診，你有需要嗎？」

「算了，那太麻煩了，我自己回去床上靜一靜。」小華是個堅強很愛面子的人，擦乾了眼淚，就裝做沒事的走向寢室了。

阿祥的反應就比較大了，相對於上一次的穩定，這次的阿祥有點歇斯底里的狀況。這讓我又對於人性的複雜，有更深一層的了解，原來開朗無所謂的外在，是阿祥偽裝的保護色，平時的苦難阿祥努力壓抑著自己不發洩情緒，但是過了臨界點之後，那些偽裝出來堅強的外表，其實包藏著一顆柔軟脆弱的心，正在哭泣吶喊著。

「輔導長，為什麼是我？我都沒跟別人做過全套，只是口交而已就這樣！我無法接受！」阿祥的眼中充滿憤怒，我試著去理解憤怒的背後，真正的原因是什麼。

「阿祥我不是醫生，所以目前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口交也會中獎，我們明天上台北聽醫生解釋吧。阿祥，我知道這樣的結果讓你很難接受，所以不論多晚，只要你心情很差，都歡迎你來找我聊天。」

「我當然不能接受啊，我那麼保守，只有口交，連全套的性愛都沒享受過，我朋友到處約砲玩的很大都沒事，這對我來說太不公平了。我不管，我一定要在死之前享受到。」

「阿祥，你的意思是你之後要去跟別人做全套的嗎？我想這可能會衍生很多問題喔！先不要衝動，我們明天上台北了解狀況後再討論好嗎？況且阿祥你的朋友現在沒事，不代表他以後就會沒事，他可能只是沒有去做檢驗而已。」

「反正我實在太不開心了，我還那麼年輕，為什麼就要我守活寡？是有誰會做愛前，先問對方有沒有病啦？這樣會有誰想跟你做啦？」

「阿祥，我們先冷靜一下，先不要想那麼多，明天聽完醫生怎麼說再看看吧。」那一晚，我和阿祥的對話一直在跳針，雖然約談完小華接著是阿祥，讓我有點心力交瘁了，但我可以理解這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事實，所以我盡量地耐心陪伴阿祥。

很多時後我常會問自己，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，在安撫新兵的情緒上呢？

功利主義的想法，這些舉動並不會讓長官看到你的用心，也不是年度考核的重點，督導官更不會依照新兵被約談後的滿意度，給予任何的鼓勵與支持，是否適可而止先去做自己業務呢？

每當我心裡開始天人交戰時，就會提醒自己當初從軍時立下的初衷，我要「廣結善緣」，就當一切是上天想先磨練考驗我，或許有任何的福報，會在之後某時某處迴向給我吧！每次想到這裡，為自己鼓勵打氣完之後，就又有動力陪伴親愛的弟兄們。

那一晚，阿祥在深夜一點、三點都來找我，我們聊的話題都差不多，直到凌晨五點，我們去搭車，我幾乎整晚沒睡，體力透支的我一上車就睡死了。

第二次到三軍總醫院，是典型冬雨綿綿的台北。漫天的陰雨，容易讓人心情也有點陰鬱。

我先陪小華進了診療間，小華很冷靜，全程不發一語只有點頭搖頭，反而是我的問題比較多一點。

「小華，你很幸福，你的輔導長很關心你，我很少看到長官陪進診療間，還主動問這麼多問題。」看診的陳醫生親切地的笑著。

「謝謝陳醫生的鼓勵，昨天晚上他們都睡不好，我其實很擔心啦。」

「有你這麼關心他們的長官真好，有的單位得知新兵確診愛滋病後，會把他們關進小黑屋，之前有新兵跟我們說過。」

「什麼是小黑屋？」我感覺小黑屋這個名詞，有種陌生又不友善的成分。

「有點像你們軍中的禁閉室，吃飯的時候會有專人，把食物從門的小縫送進去。我們聽了也是很不可思議，現在都什麼年代了還有這種事，所以我們都會希望單位能派長官來陪同與回去宣導，愛滋病患不需要差別對待，他們可以擁抱、跟大家一起吃飯，就算是不小心碰到他們的口水，除非有兩千毫升以上，才會感染，否則他們跟我們正常人一樣啦，只要不要性交，有血液或體液的接觸就好了。」

陳醫師的一番話，讓我開始擔心小華與阿祥回部隊後，在生活上的適應問題，以及部隊是否能友善對待他們，看來我要更加認真跟醫生學習如何處置，回去以後

要好好地跟幹部們溝通了。

接著換阿祥到診療間看診了，經過了昨天一整晚的溝通，為了避免情緒激動而忘記重點，我請阿祥把他想問醫生的問題寫下來，提醒他要保持冷靜。

「醫生，我想知道為什麼我只有跟別人口交，卻會得愛滋病？」

「阿祥，口交並不是完全沒有機率得喔，只是能說機會非常的低，如果你口腔或是別人的性器官剛好有傷口，還是有機會藉由傷口的血液感染的。」

「傷口感染?不可能啊，對方如果流血了一定會痛，就不會繼續了，我還是很納悶?」

「阿祥，我想問你一下，你是不是每次在幫別人口交之前，都會去刷牙呢？」

阿祥想了想，點點頭。

「當然啊，我很重視衛生，所以在做之前都會清潔乾淨，不然有口臭對方會不開心吧。」

「阿祥，我想就是這個原因，你在刷牙時，難免會因為太用力不小心，而把牙齦刷出傷口，病毒可能就是藉由口腔的傷口進去的。」

「什麼!醫生，你是說我含過的人裡面，有人的熱狗有毒，所以我才被感染!」阿祥的那一句「熱狗有毒」實在很經典，診療間的氣氛瞬間充滿了笑聲。

「是的，就像阿祥你說的，因為『熱狗有毒』才讓你生病的，不過不是中毒的毒啦，是病毒的毒喔。」陳醫生一邊說著一直微微笑著，我在一旁有點尷尬的不知該怎麼接話了。

那一趟的回診，我們都收穫很多，知道了愛滋病患在醫療保險上跟一般人不同，定期接受衛生局的投藥和追蹤管理，也了解到正確的安全性行為有多麼的重要。

回到營區後，依照驗退的標準，愛滋病患必須盡快辦理驗退，所以小華和阿祥的情況，連上的幹部大多知道，也沒有任何人走漏風聲，讓任何新兵知道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騷動。

「Poa 所以他們兩個是真的確診?你是說真的還假的啊?現在的社會怎麼那麼亂，以前我們都沒有這些怪病。」值星官大星班長是兩個孩子的爸爸，一臉難以置信

的看著我。

「我看他們一定是不乖去亂來才會這樣，聽說同志都很亂，這兩個我問過他們都喜歡男生。」林薔葳班長也跟著發表意見。

「我覺得他們需要特別跟大家區隔出來，衣服不可以送洗，改自己手洗，吃的餐盤也要特別的一副，還有要從原本的寢室搬出來，住到隔離寢室直到驗退離營。」最年輕的女班長阿莓，也開始發表了自己的做法和意見。

「以前我也帶過得過愛滋的新兵，我是覺得阿莓你這樣做太誇張了，他們又不會咬人，只是得了不治之症。」快退伍的張排分享了他的經驗之談。

幹部們七嘴八舌，紛紛表達自己「專業」的看法，我則是先在一旁先聽聽大家的想法，先不做任何的建議，雖然連隊上的事情，主要是我和連長說了算，但是資深的幹部們個個也都很強勢，很有自己的想法，若硬要他們遵從我的指示去安排，他們在心不甘情不願的情況下，往往又會有自己的另一套做法，最後結果往往不是我所樂見的，所以就讓他們都先暢所欲言吧。

除了我以外，連長莊清源也在一旁冷眼看著大家發表，默默地嘆了口氣跟我說道：「為什麼是這樣的結果呢？兩個確診，Poa 你說看看該怎麼辦？」

連長說的話雖然不大聲，但大家都很有默契地安靜了下來看著我，氣氛變得有點凝重了。

對於生命的議題，我一向謹言慎行的跟大家觀念溝通。

「林薔葳啊，不是只有同志會得愛滋病，異性戀也會有喔，所以以後要小心講話，免得被新兵們聽到了不開心，去申訴你歧視就麻煩了。」

「申訴就申訴啊，他敢去亂來得性病，就不准我去亂講喔。」林薔葳的性格火爆，再繼續跟她講道理下去，可能會吵起來，但我想她是能理解我的用意，只是拉不下面子承認自己口誤。她的火爆脾氣來的快去得快，過去倒是沒有新兵因為她很兇而申訴過她，反而視覺的她的要求有道理，一個個都乖乖聽話。

「至於是否需要特別獨立出來，醫院的醫生有特別說明不需要，只要不要發生性行為就好，當然現在在營區也不可能讓他們發生。他們可以跟大家一起正常生活，牽手擁抱都沒問題，若特別對待他們，只會造成他們心理的傷害，是沒有必要的。」

「Poa 你說這個我部份能接受，但有一些不行，像是他們的貼身衣服，多少都會沾到他們的尿液，或是搞不好他們身上有傷口，血液已經沾到衣服，這樣就不能跟大家的衣服一起送洗了吧？」大星班長的提問，很多幹部都很認同，強烈反對他們的衣服跟大家一起送洗。

雖然我很努力的把醫生的話，轉達給幹部們並且溝通，但是觀念上的問題，因為時間不多，又有很多的議題要討論，實在很難說服大家都要聽從我的建議，所以我們雙方最後決定各退一步。

「好吧，那就衣服他們自己手洗，其他的生活一切照舊，大家都沒問題吧？」我說完看著大家，眾人都點著頭表示同意，但又好像有點心事。

「如果都沒有問題，那就照我說的做，若還有意見要反應再來找我，散會。」跟幹部們開完簡單的連上會議，本來想說從台北回來舟車勞頓，可以準備休息就寢了，接著就接到了蒲教官的電話。

「福燦啊，事情有點尷尬，我連絡上了簡祥軍，本來跟他約這周放假在台北碰個面，跟他好好談一談你們的問題，沒想到我再打給他，他就封鎖我的電話了。」

「什麼！他怎麼敢封鎖教官你的電話？這也太扯了吧？」

「是啊，我實在有點生氣，我清楚地介紹了自己講明我的來意，結果，我一個中校竟然被一個中尉封鎖電話！從沒有看過這麼不懂禮貌的晚輩！沒關係你不要擔心，我後來有聯絡上他的營輔導長，他的營輔說他脾氣很硬，他會跟簡祥軍聊聊，交給他處理。」

「謝謝蒲教官，辛苦你了，這有點不像我認識的小軍會做的事，他怎麼會變得那麼大膽？還封鎖你？我想我認識的他應該不會這樣，可能是他的現任教他這樣做的吧。」

「說到這個，他的營輔之前都不知道他的感情狀況，是因為我聯絡了才知道。這樣不就害他跟他單位的長官出櫃了？」

「教官，我覺得這件事情很羅生門，之前打電話來的神秘長官告訴我，小軍單位上的同事都知道他的事了，所以開始在調查，結果他的營輔卻不知道？」

「聽你這麼說我也覺得奇怪，可能那個神秘長官不一定是他單位上的，你又沒去說，那他怎麼會知道你們的事？」

跟教官討論了半天，覺得這一切實在太難以理解。小軍啊，蒲教官人很溫柔也很照顧我，你怎麼會想封鎖願意好好跟你溝通的人呢？如果你沒有封鎖教官的電話該有多好，這樣也不用驚動你單位的長官，我們就能私下自己溝通解決了。可惜，你逐漸學會了用封鎖與逃避去面對問題，我也對你越來越陌生了。

那個不顧一切勇敢面對，把我介紹給你父母認識的小軍，你在哪裡呢？那個拋開世俗的眼光，在大街上擁抱親吻我的小軍，你現在還好嗎？

時間會讓人變得勇敢，也會讓人變的健忘，我的小軍，你忘記了，你勇敢的樣子了。

那一晚，很久沒哭的我哭了，從新兵們的「熱狗有毒」到小軍的封鎖，我突然發現在感情的世界中，是如此的害怕沒有安全感。

電話又響起了，這次是阿澤學長打來。

「學弟，你怎麼在哭？我買了宵夜一起來吃吧，我心情不好時，就會亂吃一堆食物，吃一吃心情就好多了。」

以往我會拒絕阿澤學長的好意，但是那一晚，我實在太難過了，就跟阿澤學長在辦公室吃著滷味和乾麵，搭配著我今天發生的一切故事。

「燦燦，你知道我是怎麼跟我爸媽出櫃的嗎？」

「你該不會也是吃到毒熱狗，被醫院通知爸媽才知道的？」

「白癡喔，如果我吃到毒熱狗，我現在早就退伍了啦，我怎麼會還在這裡？我是被我姐姐出櫃的。」

「你姊幹嘛不幫你，還要讓你爸媽知道啊？」

「其實我姊那時候很可憐，她個性就不適合在軍中，我爸當到上校退伍，就認為小孩都一定要從軍。我姊跟你的小軍一樣在海軍當輔導長，下部隊待不到一年就瘋了，結果你知道我爸媽跟我去部隊看我姊時，她的營輔導長怎麼說嗎？」

「應該會跟你們溝通怎麼幫助你姊吧？」

「才沒有，她的營輔導長竟然拿了厚厚的一疊資料，放在桌上給我們看，告訴我

們我姊做業務做的有多差，嫌棄教她時她學得慢，大家都排擠我姊，也沒有人能幫她，所以我姊才會壓力太大瘋掉的。」

「什麼？怎麼都把錯誤推給你姊，好歹要說一聲抱歉吧，或許這些業務不是你姊擅長的地方，學的慢又不是不學，人都能被搞瘋了，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刺激。」

「是啊，我非常不屑那個營輔，我爸則是覺得丟臉，他自己是上校退伍，女兒卻不能適應軍中。我爸的自尊心結果反而刺激了我姊，害她想跳車鬧自殺。我在車上抱著我姊，她一激動就跟我爸說他都不顧慮小孩的感受，女兒瘋了，兒子是同志他都不在乎，只在乎自己的面子。」

「天啊，你爸當時在開車會不會很生氣啊？或是沒辦法接受這麼突然的事情啊？」

「他跟我媽是沒有說什麼，畢竟我姊那時候是真的發瘋很可怕，他不想失去任何一個小孩，也就對於我的事情默默的接受和消化了。」

「是說學長你也蠻不簡單的，遇到這樣的事情，你還是繼續留在軍中工作，並沒有因為你姊的故事，而讓你對軍中失望。」

「但是我相信那樣的營輔導長應該是少數啦，雖然我也遇過幾個類似的。所以我時常提醒自己，等以後我當營輔導長時，不要跟他們一樣就好了。」

人在失落的時候，有人雪中送炭的幫忙時，那種因為共患難而油然而生的好感，心理學上叫做吊橋效應。聽著阿澤學長的故事，不知為何突然覺得學長人真不錯，雖然有點胖，但那一晚，我竟然覺得學長有點帥。

「燦燦學弟，以後不管你心情好不好，應該都可以陪我吃宵夜吧？」阿澤學長苦笑著看著我。

「可以啦，只是心情不好時，我會吃的比較多，現在才發現，原來暴吃是我紓壓的方式。」

「很好啊，那你就暴吃把剩下的都吃完，我太胖了，我小吃就好。」

從那天起，我和阿澤學長的關係就越來越好了，有什麼問題都會互相加油打氣，也因為我的心逐漸的開朗起來，和巴姊與光宏學長在工作上的合作，也越來越順利，大家很團結，甚至假日還會一起相約出遊。也因為這樣，發現了巴姊的一些小秘密。

總之，自從毒熱狗事件後，我開始自發性的，主動和每一梯次，因為愛滋病而驗退的新兵們保持聯絡。對於這些年輕的生命鬥士們，我很好奇他們會以怎樣的心態，去看待未來的人生。

本來我以為他們會因此而鬱鬱寡歡，但在關心他們近況後，我才恍然大悟。

「輔導長，我和我交往五年的男朋友分手了。」

「那你心情還好嗎？小華，謝謝你退伍了還會主動跟我分享近況。」

「當然啊，謝謝輔導長當時幫忙和陪我聊天，我現在很好啊，有交了新的男朋友。」

「什麼，你不是因為確診後，跟五年的男朋友分手嗎？那時候你不是說不想再交往了？那現在這一任，知道你得愛滋病的事嗎？」猶記得當時在我的輔導長室，小華還因為怕被男友知道，擔心受怕哭的死去活來，現在的他卻煥然一新，馬上就梅開二度了。

「知道啊，我有跟他說啊，但是他說他愛我，所以不在意。」

「哇，那是真愛耶，天啊，你要好好珍惜人家喔。」我由衷的讚嘆著，這是多麼大的勇氣，讓一個人不畏生死，而去愛另外一個人啊。

「我知道啦，之後再看看吧。」小華依然跟我認識他時一樣，一副酷酷的不在意的樣子，其實我知道那是他習慣性的偽裝。

另一方面，關於阿祥的近況，也讓我感到欣慰。

「輔導長我換新工作了，我媽知道了我確診的事情後，沒有把我趕出去，只是一直唸我沒照顧好自己。」

「當然啊，她是你母親再怎麼樣，她還是會很心疼你的。對了，你換了什麼新工作呢？」

「我現在就在藝文界工作，假日就會去當志工，反正也不知道能活多久，就多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吧。」

「哇，那很好啊，很正向積極喔。那身體和感情都還好嗎？」每次我問到關於感

情的問題時，其實都很擔心聽到很勁爆，讓我又需要消化很久的內容。

「一切平安，反正現在我吃熱狗的時候，不會先去刷牙了。」阿祥調皮的說著，我則是翻了個大白眼。

「還是要保護自己，不是只有吃熱狗會有事，你現在抵抗力比較弱，不要被其他病毒感染了。」

「哈哈，輔導長人真好，我都退伍了還這麼關心我。放心啦，如果出事了會通知你一下。」

「可以不要嘛，我現在膽子越來越小了，不想再接到這種會讓我揪心的電話了。請你千千萬萬要保重，要照顧好自己。」

每次和這些退伍的弟兄們說說笑笑完，總有種看到一棵棵小樹在逐漸長大的感覺。雖然我也很年輕，無法老生常談，但是我很開心自己能在年輕時，就了解到生命的無常，也感受到了用生命去感動生命的溫度，這使我感到真心的快樂，與小小的成就感。

回首在軍中的歲月，或許默默的付出與努力過的事情，不一定會有人肯定你，甚至會有人故意找麻煩陷害。但是，只要有弟兄們在退伍後，還記得我，主動鼓勵我；或是家人朋友與伴侶的關心和支持，都是無比珍貴的精神大補藥，能讓我再繼續勇敢下去，在這片險惡的迷彩叢林中，逐漸累積經驗與智慧，化解槍林彈雨的波及。

下周據說要被督導了，接兵到現在也快一個月了，該是把可以驗退的新兵，一個個都出清，忙著跑驗退流程的時候了。

我也好久沒放假了，這周讓我補假連放四天，真是讓人期待。以往喜歡在休假安排一堆活動充實自己的我，自從從軍後，休假的時間雖然很捨不得睡，但是平常在軍中，時常熬夜加班趕業務導致睡眠不足，通常一放假，我就會先狠狠地認真睡一覺。

這一周我們幾個輔導長約好要去台東玩，還要和之前在承德軍艦上認識的白精靈和徐阿文聚餐，真是令人期待。職業軍人平常被管制在營區，好不容易等到休假恢復自由之身的心情，一般社會大眾很難體會。

第一次休連假的我，令我好奇不只是這趟旅程，也好奇我的休假心情，是開心紓

壓還是有牽腸掛肚放不開呢?還是能真正的與世隔絕，來趟心靈對話的旅程呢?

總之，我很確定，我比以前更珍惜與期待，每一次的放假了。